

RESEARCH • ON • CHINESE • ANCIENT • CITIES

中国古都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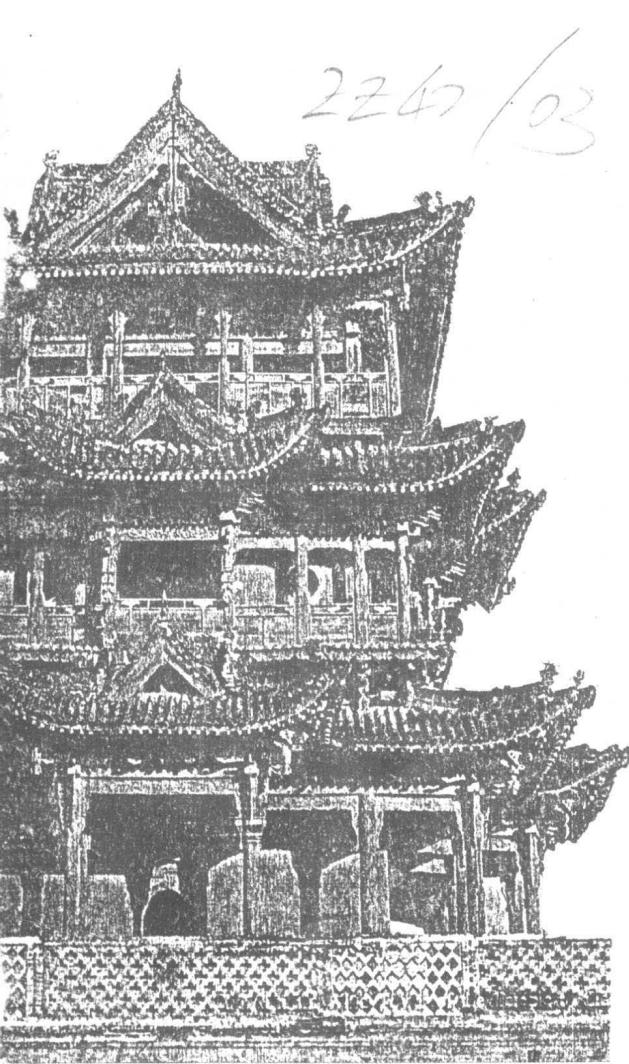
●中国古都学会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國 土壤 研究





●中国古都学会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都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ANCIENT CITIES

十一

〔晋〕新登字 6 号

中国古都研究

中国古都学会 编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新闻出版局老龄委晋阳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875 字数:272 千字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目 录

- 论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 史念海(1)
也谈安阳是否够格列为
 中国历史上的大古都..... 邹逸麟(97)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及其
 在古都学研究中的地位..... 尹钧科(110)
中国古都与邮驿..... 曹尔琴(127)
论我国当前古都研究与建设
 工作的新进展与新问题..... 朱士光(139)
《唐两京城坊考》
 中所见仕唐蕃人族属考..... 马驰(153)
唐都长安的绿化..... 李令福(173)
五朝京都变迁..... 苏天鈞(181)
慈禧太后和古都北京早期现代化..... 魏开肇(207)
清代北京的京、通两仓 于德源(222)
怎样保护古都风貌..... 孙晓奎(236)
高昌都城址..... 侯灿(243)
宋代洛阳的特点与魅力..... 程民生(258)
启(开)封故城遗址的初步勘探与试掘..... 丘刚(275)
邺城规制及其在都城
 建造史上的地位..... 焦从贤 许作民(283)

- 江陵古代僧人..... 楚 草(294)
- 南越国都番禺城的城市结构..... 曾昭璇 曾宪珊(303)
- 六盘山成吉思汗行宫
与安西王府..... 许 成 余 军(324)
- 古城大同民居特色及保护策议..... 张呈富(339)

论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

• 史念海 •

中国古都学是研究我国历史上的都城的形成、发展、繁荣、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

历史上的都城，都是其当世相应的王朝或政权统治区域的政治中心，也是其时的文化中心。我国历史悠久，王朝或政权先后迭出，极为繁多，莫不皆有其都城。或绍继前代，或自创新局，皆能使之成为一时的政治中心，同时也使之成为一时的文化中心。能够成为文化中心，自是由于各方文化的荟萃。都城既然荟萃各方的文化，又复以之向外传播，影响各方，相互融通，推陈出新，有所发展。时移世易，当时都城，过后皆成古都，仿佛已为陈迹。然文化源流并未稍断，仍在融通发展之中，数千年来始终一脉相承。中华文化瑰丽奇特，是自有来由的。

不佞前撰《中国古都和文化》已就古都尚为都城时的文化略事论述，今当再就其与当代文化的融通，加以董理，以见其间演变的过程与痕迹，并为今后城市的发展提供论据，俾其能显示出具有历史渊源的独特风格，卓立于当代，而且愈益发展，使其宏伟雄姿，垂之久远。虽说是探索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然

为了明了其间的来龙去脉，有时候还免不了要追述既往，以便作相应的疏理。

一、都城形势的变迁与文化融通的延续

1、由都城到古都的变迁

我国历史悠久，王朝或政权相当繁多，因而改朝换代之事，不断发生。每当改朝换代之际，对于前代都城的处理曾经有过不同的方式。大致说来，可有四种类型：一是王朝被灭，都城被毁，成为废墟。商代的殷墟、西周的丰镐、秦的咸阳、西晋的洛阳、北齐的邺、陈的建康皆难免这样的浩劫。周人灭殷之后，以其地封殷后武庚。武庚以作乱为周所诛，又以其地分为邶、鄘、卫三国，三国皆不居于殷都，殷都遂为废墟。西周为犬戎所灭后，丰镐即再未见诸记载。秦末项羽入关，烧毁咸阳，当年焦土迄今仍然成堆。西晋洛阳为匈奴攻破后，十六国迭相起伏，皆无再以洛阳为都的。直至北魏孝文帝时，始复居其地。北魏的都城等于重建，可知晋都残破的严重程度。北齐灭后，邺城犹为相州治所，北周末久即移相州于安阳（今河南安阳市），邺城及其邑居皆被毁灭^①。陈为隋灭后，建康亦被平荡耕垦，夷为平地^②。二是王朝被灭，其都城就降为地方州郡治所。东周的洛阳，西汉和王莽的长安、唐代的长安，后唐的洛阳、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皆同此例。东

① 《周书》卷八《静帝纪》。

② 《隋书》卷三一《地理志》。

周灭后，秦设三川郡，其治所就在洛阳。西汉长安本为京兆尹治所，经过王莽改制，东汉废不为都，仍为京兆尹的治所。唐代灭亡后，后梁即于长安设大安军，并以之为佑国节度使治所。后唐被灭，后晋虽仍暂居其地，然未久仍以之为河南府治所。北宋为金所灭，金人曾以张邦昌和刘豫为傀儡，先后居于开封，及废去刘豫，仍以其地为开封府，及蒙古南侵，金人始再以开封为都，其间相隔已数十年了。南宋的临安本为杭州，元人灭南宋，就仍以之为杭州路治所。三是因前朝的成规，即以旧都为新居。魏晋都于洛阳，即承东汉之旧。东晋南迁都于建康，南朝诸代即因而不改，北齐以邺为都，北周以长安为都，就是分别循东魏和西魏的故规。唐居隋后，也都于长安，后汉、后周和北宋皆是承后晋之后，相继都于开封。元人始居大都，明仅改其名为北京，清人又改北京为京师，其实皆是一地，清人虽称北京为京师，可是北京之名却仍旧沿用，并未完全废去。四是废弃前朝故都另建新都。西汉都于长安，长安与秦时咸阳，仅隔一条渭水，南北相望。西汉建都之时，咸阳已被焚为灰烬，长安实际上是另建了一座新城，隋时改建长安城，旧城才被废去，新城在龙首原下，虽仍以长安为名，却并非一地。元代建立大都略同于隋时的长安，其时金人的中都尚未废去，元人就在其旁另建新都，中都的一隅也被划入大都之中。

上面所说的成为废墟的都城，大都未能复兴。殷都于秦末即已被称为殷墟，项羽曾在其地接受章邯的降附^①。丰镐则迄未再为人所道及，咸阳自秦末被焚毁后，迄今尚可看到一些焦土，仅洛阳一处仍能再成为都城，那就是在北魏孝文帝的时期。邺与建康先后被废，其间相差，为时无多，建康后来还能成为地方州郡的

^①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治所，邺却再没有能够恢复起来。

邺没有能够恢复起来，有人为的原因，也有自然的因素。北周灭北齐后，不久就为隋室所代替，北周和隋都恐怕太行山再有地方势力崛起，从事反抗，故彻底摧毁邺城，不欲使之为他人所利用。按说邺能够繁荣，长期被建为都城，固然由于它是太行山东平原的重镇，也是由于东汉末年曹操的开凿白沟和利漕渠，使它具有便利的条件，邺被毁废后，渠道随即湮塞。后来隋炀帝开永济渠，和白沟有相同的作用，却不再经过邺的附近，所以邺就不可能再得到恢复，迄至今日，曩时驰名一时的三台，仅铜雀台犹稍有残迹而已。与邺相似的，还有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所建立的统万城。统万城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赫连勃勃建立统万城时，构造至为坚固。夏国灭亡后，北魏以及隋唐皆曾以之为边防重镇，北宋时逐渐为沙漠所掩没，迄今其西北隅雉堞虽犹高耸云际，城内却鲜有人迹。

建康却不是如此。隋初平荡了建康，并改设江宁县，稍后于其地置丹阳郡。据说：“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贾。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①。所谓二京，指的是长安和洛阳，平荡过的废墟，竟然能和长安、洛阳相媲美，其恢复的速度也是少有的。这没有别的原因，主要是建康东距太湖不远，素以富庶相称，而又紧濒大江，交通便利，这样富庶的因素不是人为的力量所能完全阻止的。当然，隋王朝也没有再次有何阻止的措施。这显示出建康虽不为都，然长期都城的影响，并未因旧日王朝的崩溃而泯灭无余。

那时候王朝的都城都有一定的规模，有的更是宏伟壮丽，隋唐时的长安就是如此。隋唐时的长安与汉时不同，始筑于隋时，唐

^① 《隋书》卷三一《地理志》。

代更为修整。有宫城、皇城、外郭城三大部分。唐代诗人白居易久居长安，对于长安城的街道布局曾频加称道，他一则说：“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①，再则说：“下视十二街，绿树间红尘”^②，三则说：“春风十二街，轩骑不暂停”^③。而且还说：“西望长安城，歌钟十二街”^④。白居易所说当是就皇城而言，与外郭城无关^⑤。不论街道多少，在白居易看来，都是整齐秀丽。长安城迭经沧桑，迄今已非唐时的旧貌，所以白居易的诗句很久不再为人道及，可是现在西安城不断扩建，远超过于唐时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的规模，棋局菜畦都已难于比拟，绿树依然，红尘渐小，春风荡漾，轩骑亦不须暂停，白居易倘若地下有知，亦当惊世界殊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情形都变得古今相差很大，甚至迥不相同。司马迁以一代史家，撰著《史记》，不仅见重累代，抑且流传所及，远臻域外。史公所记，实包罗万象，上自帝王之尊，下至庶民之细，皆靡所缺佚。就是长安城中的市井琐事，亦皆娓娓道及，甚至博戏、行贾、贩脂、卖浆等人亦皆能见之于笔下，并且还指出“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⑥。这样的情景核实来说，也并非汉时长安所独有，隋唐诸代也未必不是如此，就是到现在，在隋唐长安城旧址上建立的西安，也仿佛所差无几，只是具体的人物已经不是所说的桓发、雍乐成、翁伯、张氏了。司

^① 《全唐诗》卷四四八《登观音台望城》。

^② 《全唐诗》卷四二四《登乐游原》。

^③ 《全唐诗》卷四二四《邓鲂张彻落第》。

^④ 《全唐诗》卷四二四《谕友》。

^⑤ 拙著《唐代长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内的变化》。白居易所说的十二街可能是指长安外郭城东西向的街道而言，不包括南北两郭城之下的两街而言。

^⑥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马迁还举出其时一些人能够具有相当的产业，其收入就可与千户侯等。其中渭川的竹就是所谓产业的一种，能够在渭川有千亩竹，那就是非同小可了，就在汉代以后，只要渭川有竹，就可证明司马迁所说的并非虚谬。迄今西安城中，尚有以竹笆市为名的街道。其间犹多竹肆。也许其人虽设竹肆，而尚无千亩之竹，故未闻有能与千户侯相等的富豪。这条竹笆市的设置可以上溯到明代。明代以前未见记载，却也不能就说没有设置。就以明代而论，亦可见其源远流长了。

2、古都中的旧俗

都城被毁弃之后，就是已成废墟；在一定时期内还能具有相当的影响。那些没有沦为废墟的古都，影响可能更大。这是说习俗已成规模，并不因王朝或政权的崩溃而立时有所改观。

三代之时，商人迁殷之后，文化有很大的发展，瑰丽宏伟，为其当世各地所未有。甲骨文就是创自殷人，青铜器的制作亦为殷人的绝技。近年发掘周人早期居地的周原，不仅发现刻有文字的甲骨，且有制作青铜器的作坊。周灭殷后，更徙殷都百工于丰镐，这就使周初青铜器的制作更为精美，而其他手工业的产品较前也益为繁多。就是箕子所作的《洪范》，对于周初的政治和文化也不能没有影响。周人猎取殷人的许多成就后，为了易于统治殷人的故地，曾分其畿内为邶、鄘、卫三国。稍后又尽以其封卫康叔。卫与鲁并为夹辅周室的大国。汉时，班固论卫国，说是“康叔之风既歇，而纣之化犹存，故俗刚强，多豪杰侵权，薄礼恩，好生分”^①。流风余韵是难于完全泯灭的。

①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西周以丰镐为都；周都之中不仅有商人的文化，就是诸侯封国的文化也杂列于其间，楚国在早期虽被视为蛮夷，然其地所产的包茅却为周王室祭礼不可或缺的物品。周人是讲究礼治的，礼仪不恭自然是难以容忍的大事，甚至因此有劳齐桓公对楚国的远征。周时诗书并重于世，而诗人歌咏尤具有特色。雅颂自是王朝和诸侯的制作，而国风却间出自民间。民间之诗能被采集，为都城人士所传诵，且流传于诸侯封国之间，应该认为是一时的盛事。西周初年曾大封诸侯，西周灭后，鲁、卫、郑、齐犹可略覩其旧风。其后周室凌夷，至于战国，雒邑虽仍为王室的都城，殆已失去都城应有的地位。诸侯都城相继兴起，齐国临淄稷下的学风，鲁国曲阜洙泗之间的儒术，赵国邯郸慷慨悲歌的风气，楚国郢都曼延瑰丽的楚辞，都各有其特色，远驾于雒邑之上。虽然如此，曩昔周都所重视的礼仪，为人称道的诗书，并不因周室的凌夷而即为世人所漠视。就是当年所珍贵的鼎彝重器，迄至现在，犹为代表远古文化的瑰宝。

就西汉的都城长安来说，其地距邠、岐、丰、镐皆不甚远，这些地方都是西周时的都城。故自广义来说，长安其时也应该有些古都的味道。司马迁曾经因此说过：“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穡，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太史公这段话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言自是偏重于经济方面。经济不能概括文化，论述文化，这段话就不免有点一面之辞，难得概括全体。班固也曾论述过长安。班固之时，都城已迁往洛阳，故所论述的应该是古都长安。班固说：“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义，富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

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①。所说的应该都是西汉时的故事。东汉因于西汉之旧，典章制度很少改革，因而东汉时的长安和西汉亦应大致仿佛。虽然已是古都，当年规模似未多所改动。

《隋书·地理志》也曾论述过长安的风俗，它说：“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隋氏建立王朝，上距西汉的崩溃，约有570余年。这中间还有几个政权在长安建都。可是《隋书·地理志》所说竟和《汉书·地理志》相仿佛。如果说其间还应有差别，那就是“华戎杂错”了。西汉时的长安，域外使人的居住也有规定的街道，超出范围，可能是不会被允许的。至于“华戎杂错”，那更是说不上了。《隋书·地理志》所说的这一点是不错的，十六国时期，匈奴、氐、羌诸族都曾经在长安建过都，这样一些政权的历年都相当短暂，可是随它们迁来的民族不会都完全离去，因而“华戎杂错”也是难免的。就是迁来这些戎人，也不断在华化过程中，也许绝大部分都已华化，说不上有若何的差别。除过这一点以外，隋时的长安和汉时的长安几乎都是相似的。

《隋书·地理志》在论述长安的旧俗以后，添了一句：“此乃古今之所同焉”。这句话说得很是中肯。不仅长安如此，其他一些古都大致也相仿佛。洛阳与长安相去不远，都长期作过都城。《汉书·地理志》论洛阳的旧俗说：“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官”。《隋书·地理志》论述洛阳，先

^①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指出：“洛阳得土之中，赋贡所均，故周公作洛，此焉攸在。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接着就援引《汉书·地理志》的话说：“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贱义贵财”，并且还加了一句：“此亦自古然也”。其实不仅长安和洛阳如此，江左的建康也是一样的。前面说过，隋灭陈之后，随即平荡了建康城，但未久就又恢复旧规。《隋书·地理志》说：“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看来这还是承袭着秦汉以来的旧俗。《汉书·地理志》就曾说过：“吴越之后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隋书·地理志》所说只是较《汉书·地理志》更为具体而已。长安、洛阳、建康皆是如此，其他古都当然也皆然，至少也应差相仿佛。按之常理，事物经常在变化之中。都城的习俗也应经常有所变化，都城成为古都也难得不发生变化。但如《隋书·地理志》所说，即使有所变化，也不是很大的，《隋书·地理志》谓洛阳之俗尚商贾，这样的论述就在今天来说，也还是恰当的，洛阳人在这方面确实有其才能。而这样才能的渊源竟可追溯数千年之前。这已可说明：中华文化自来自是前后相承，一直保留其本来特殊的因素，不为外力所冲乱。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特殊的因素，数千年来，始终屹立于世界，而且愈加发扬光大，永无底止。古都中所显现的，只是其中一个例证而已。

3、太学、国子监和儒家学术

自来论都城中的文化，儒学之士和能文之家皆受到重视。《史记》首先为儒林立传，《汉书》继之，搜罗更广。《后汉书》更为文苑立传，自后诸史率多因循，未曾稍替，仿佛一脉相承，未稍间断。这些儒学之士和能文之家中绝大部分皆曾往来于其当时的都城，为都城文化添上许多异彩。这样的文化还可往前推溯。今

安阳殷墟附近，有地名为演易坊。据说是西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为殷纣所拘，推演《周易》的地方。《周易》为以后所说的六经之首，素为儒家必治的学问，可见其渊源所自，在都城中早已居有一定的地位。

儒家之学始自孔子。孔子为鲁人，春秋末季讲学于洙泗之间，为一时显学。汉武帝时始立于学官。这是说儒家在以前也和其他各家一样是私家授徒，这时才在都城之中王朝所立的学校里正式开设课程。本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起源很早，《周礼》大司徒属下就有师氏、保氏，各以所司教育国子。《大戴礼·保傅》篇中，更有太学的记载。汉武帝所立的学官，当为太学。其后或称国子学，或者两者兼立，皆设于都城之中，为国家的最高学府。儒家之学立于学官，其他学科自仍在讲授之列，不过儒家之学一直占着主要的地位。

隋炀帝时改国子学为国子监^①，自后各代皆因其制。唐时国子监遗址尚可稽考，乃设在长安外郭城朱雀门街东第二街，自北向南第一坊务本坊内^②。其地近朱雀门，朱雀门内即为皇城，唐朝政府诸机构皆在其中，和国子监的往来比较方便。唐代后期所刻的开成石经就立于国子监中^③，迄今犹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中。今北京城内亦有国子监，始建于元时，历明清两代，今仍伫立于安定门内。

以前一些王朝或政权为了弘扬儒术，先后刻有石经。石经的刊刻始于东汉灵帝熹平年间，即所谓《熹平石经》。其后曹魏齐王芳正始年间和唐文宗开成年间皆有刻制，即所谓《正始石经》和

① 《隋书》卷二八《百官志》。

② 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外郭城》。

③ 《唐两京城坊考》卷二《西京·外郭城》。

《开成石经》。再以后还有后蜀孟昶时刻的《蜀石经》，北宋仁宗时刻的《嘉祐石经》，南宋高宗时所刻的《南宋石经》，还有清乾隆时所刻的《清石经》。所刻的石经自是列于其时的都城之中。今《开成石经》如上所说，仍伫立于西安。《清石经》尚存于北京，其余皆残缺不全。

设立学校是历来王朝发展教育的要政，而儒家学术亦自有其精萃独立的特点。由于都能在都城之中居有适当的位置，是会不断发扬光大的。王朝虽有兴废，都城虽有改易，但国子监和太学却还一直延续下来，儒家学术也能有所依附，不断发展。直至清代末年，始建京师大学堂，代替了以前的国子监。前后名称不同，古今文化通融的过程，却仍然历历可观。再到后来，北京的高等学校已不复限于一所，就是其他较大的古都，学校已都相继林立，显示古都的文化有长足的发展。京师大学堂初创之时，儒家学术固仍居有其中的主要地位。其后各科并建，儒家学术仿佛显得消沉，但作为独立的学科，在社会上依然具有影响力量，在古都之中仍有其适当的地位，治此学的大家还是不断有名于世的。

唐代初年于国子监内立孔子庙，各州郡亦同时设立^①。此后历朝皆相继沿袭，未再更改。迄至现在，各地的孔庙尚多依旧保存，古都所在也都未为例外。特别是设于北京安定门内国子监的孔子庙，自元成宗大德年间创建以来，历明清两代皆有增葺，其中尚保存有若干礼器，以前在丁祭时仍按谱演奏，后来丁祭不再举行，乐器也就置而不用了。北京以外其他古都的孔庙，也有改作别用的，如辟为博物馆之类。虽与往昔规模不同，但有此旧典，对于儒术的发扬，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① 《大唐六典》卷四《礼部尚书》，《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